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七

李穆堂
沉椒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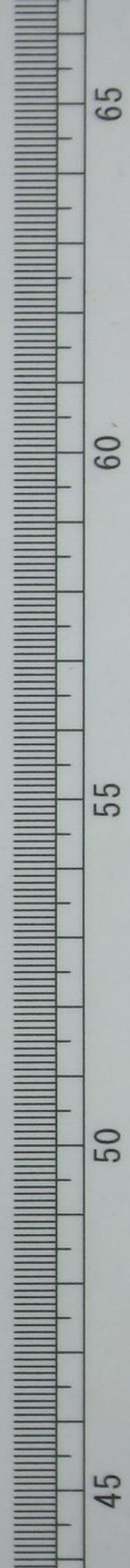
茅鈍叟
朱楚園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5

6





文庫 11
D 225
6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十一

穆堂文鈔目錄

原教

青苗社會議

無怒軒記

書朱子讀唐志後

書穆堂文鈔目錄後

先子在京師嘗侍坐於先生問為文真訣先生曰賢日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十一 穆堂文鈔目錄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桐鄉嚴師閔間夫參訂

原命

別籍異財議

杭州張烈婦傳



010190556927

逐體味六經為文章根本而又熟讀韓柳歐曾王五家
之文其庶幾乎蓋是五家者衛道甚勇可師也若三蘇
不能序事姑置之先生文曰光玉潔扶疎勁健導源曾
王其原教一篇從無人能如此道尤為卓絕也先子康
熙庚子登賢書蓋先生主試云

叢談 諸氏大文曰先生之文清江之整雅益公之宏
博文靜之淵邃春雨之壯偉霄斟酌而晉翠之而本之
以南豐之粹精參之以東里之清省是以卓然成家
黃氏之雋曰先生於文取永叔子固於命世之志取王
介甫於學術取子靜不出其鄉而奄有前古 愚按先

生書東見錄後

義正詞嚴明白透快真正無詞以對以

攻擊大賢太過故不復存 元生學本金谿餘姚而擴
而充之其氣魄才情出容城睢州之上 丁秀才子復
曰穆堂政績品概炳著一時於書無所不讀為文好徵
實多引據冗雜往往有之然原本經史一發其胷中所
得身心性命之旨日用民生之要條暢諄復有真氣行
乎其間如原教諸作尤醇乎醇者也

穆堂文鈔

原教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
 於唐虞其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叙述
 三代之教謂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舍五達道棄人倫無所
 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倫之禮
 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

國朝士大夫文集卷二十一穆堂

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卽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孝卽父子友卽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卹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洽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遞詳教之以佃以漁焉。教之以耒耨焉。教之以懋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馬焉。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焉。教之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棟下宇焉。教之以壘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焉。其爲教甚繁。而總其藝之槩。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綴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卽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卽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沿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爲儒。而又有異端邪說。與儒者之道分行崎立。而多爲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

主於上作之師者，即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於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於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必皆能為聖人者也。故孔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行出於漢，不必實為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為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而儒之名於是乎乃立。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未嘗遺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

闢之。至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耳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靜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入而不顧也。極其靜之明，可以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知有氣，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清淨無為，雖遺棄五倫之事。

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以卻病延年，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於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於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距之說也。歐陽子欲修其本以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說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無不可以勝之也。何也？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則不足以爲聖。何也？無君臣焉，則強凌弱，

衆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而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地，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止之，而後流且行哉？或謂聖人之教，後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則從彼者衆，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世之修之，雖實心實政，亦與時爲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說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尊，而勝不勝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

煩言從來闢一氏者，本聲疾呼河等吃此却說得。極平極淡自在中流何等識力。

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即儒者也。承流宣化於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即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耕且歛者，農也。即儒者也。懋遷有無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即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即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為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焉能為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也。

原命

人所以不能為聖賢者，病在信命不及，以利為可趨，害為可避也。利害之心勝，則雖天性之良，聖人之訓，不足以止其趨避之妄，而終身於皇皇戚戚之中。且人之所以不能為聖賢者，又病在過於信命，以為命既有定，修德未必獲福，為惡未必獲禍也。弱者任遷無為，如無舵之舟，而聽其所之；強者如橫流之水，東潰西決，而莫可防遏。弱者欲其自強，為善而不能強者，欲其同心嚮道，而亦不能也。是故古來惟成德之士，安於義而下必言命，而欲與溺於嗜慾之人，言學則必使之信命，知趨避之無用，乃可與從事於聖賢之途，以復其良心。大雅所

謂無畔援無歆羨而後可登於道岸也。又必使之不專於信命。知惠迪之必吉。從逆之必凶。然後可以啟其善念。而禁其逸志。孟子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顧命之所以為命。未能使之深知。則亦未能深信之焉。命之說有二。有有定之命。有無定之命。有定之命。侯之而已。無定之命。立之而已。故君子有侯命之學。有立命之學。何謂有定之命。天以陰陽之氣。化生萬物。而人為最靈。物之命。不足論也。於人乎。驗之。凡氣有消。必有長也。有生必有息也。消長生息。百為乘除。故人之所值。有盛必有衰也。有衰必有盛也。當其盛不能遽使之衰。故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當其衰不能遽使之盛。故曰。天之

所廢不可支也。此命之有定者也。何謂無定之命。天之生人也有是氣。又有是理。氣有消長。理無消長。氣有生息。理無生息。盛者不遽就衰。而君子不敢不憂其盛。衰者不遽復盛。而君子必有以救其衰也。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之無定者也。有定之命有四。曰天下之命。曰一國之命。曰一家之命。曰一身之命。天下之盛也。禹湯文武以致治。其衰也。孔子孟子莫能救之。國之盛也。齊桓晉文因之以霸。其衰也。公儀子為相。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滋甚。家之盛也。父作而子述。其衰

也。反是身之盛也。道之將行也。其衰道之將廢也。此四者。命有定而君子侯之。莫敢怨尤焉。無定之命。亦有四。秦併六國。天下盛矣。而仁義不施。則二世而亡。周轍東遷。天下衰矣。而文武成康。積德累仁。則數過其歷。吳夫差。越勾踐。國盛矣。務詳力。則旋滅。魯衛之國。積衰而魯秉周禮。衛多君子。雖衰而久存。羈旅之臣。五世其昌。家雖衰。可以盛也。稟卻之族。降在皂隸。家雖盛。不難衰也。其在身也亦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也。此四者。命無定而君子立之。論理不論氣。故謂符不謂命也。或謂君相造命。國與天下。大權在焉。豈可以立命。

若士大夫一身一家之微。必理不勝氣。則命亦未易立。

嘗見為善者未必獲福。為惡者未必獲禍。則立命之說。命之旨。轉策最好。善固。精。語。

也。積之道。固與天下固然。而身家其易見者也。易傳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蓋小善小惡。不足以轉移氣數。必積焉而後命可轉也。就一身言。或以將降大任而困阨之。以動其心。忍其性。曾益其所不能。或以其惡方茂。則益其疾。而奪之鑿。蓋皆未定之命也。就一家言。則固有餘慶餘殃。所及非僅一人之所致者。昔

樂武子治晉國人思之如甘棠之思召公故其子桓子
貪欲無藝立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
桓之行修武之德立可以免而罹桓之難以亡於楚蓋
皆家所積使然耳烏有不可立之命哉是故有定之命
則居易以俟之○收○重○想○宜○矩所以息怨尤無定之命則修身以立之
所以扶人極也今之人徒知命之有定因以放達任運
為俛命不知有立命之學固自棄其可求之福而無異
於不靈之物其或不知命之有定又不務修德積善以
立命徒欲以詐力趨利而避害以求非分之福此行險
微幸之小人斷無得福之理或其命本丰倖而得福而

多此詐力其本心已失禍且旋至此如飲鴆酒以救渴
餐毒脯以救饑卒於身名俱滅則尤為學之士所當深
懲而切戒之者也

青苗社倉議

朱子社倉之法與青苗同相沿至今近六百年後人以
為朱子之所為也輒欲仿而行之然往往暫行而輒廢
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弊者徒知法為朱子之法不自量
其人非朱子之人則亦青苗之法也蓋奉行其法非一
手足之為烈有監官有鄉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隊
長保頭有人吏糾子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任事之人

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今首事者之公正，即無媿於朱子而分任其事者，非朱子門生故舊之比。則其法亦不可得而行也。且不獨後之效之者未嘗量度其人，即朱子之疏請下其法於諸路，亦未嘗量度天下任事之人不能盡如己，而分任其事者不能盡如己之門生。故舊也，則無怪乎其不能行也。蓋有治人無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倉初行，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與荆公青苗之法無異。荆公治鄆嘗自行青苗之法矣，鄆之人至今俎豆而尸視之。荆公以其為身所嘗試者，他日執政遂欲施諸天下，亦猶朱子請行社倉於諸路而不知奉

行者之不能盡如荆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則青苗亦社倉矣。奉行而非其人，則社倉即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後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倉之法，後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獨利之所在任事者難其人，即民亦不能盡如吾意也。蘇子由論青苗之弊，謂財人民手，雖貧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也。雖富民不免後期，如是而敲撲之事煩矣。今社倉開報支米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收米也，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賠，是亦不能已於敲撲。其與青苗有以異乎？且社倉之法與青苗相似，此非獨余之私言也。朱子為金華社倉記嘗及之矣，其言以為世俗所

以病乎此者不過以正氏青苗爲說耳以余觀於前賢
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
未爲不善也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
激云云然則當時固有以青苗疑社倉者而朱子於青
苗之法固亦取之矣至謂青苗之所以異於社倉者以
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
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
疾亟之意而不以惓惓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
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斯言信耶以余平心觀之則
亦未見其爲必然也凡事欲其有舉而無廢非主之以

官不可凡官民相出納則金易而穀難惟給之以金故
可以於縣而不必於鄉惟不在於鄉故止可給金而不
能與穀至於社倉之法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有走
失必保人均賠則亦不能終用鄉人士君子而必歸之
官吏其送官必斷罪走失必追賠也則亦不能全用惓
惓忠利之心而究亦歸於亟疾惟求利害始終之故未
見爲此得而彼失也雖然金可以濟民用而不可以救
民饑則必以積穀爲主以積穀爲主則必兼用常平之
法余已丑禮闈試策嘗言之又嘗爲家居二倉條約
頗可施行然非得任事之人亦不能如志要歸於有治

國朝廿四家文選卷二十一 十
人無治法之二言而已矣。

別籍異財議

吾江西風俗淳厚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譜尊祖敬宗收族之誼海內未能或先至於一家之中累世同爨所在多有若江州陳氏青田陸氏並以十世同居載在史册今此風亦稍替矣觀朱子曉諭兄弟爭財產事援據禮律以敦教化凡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別籍異財者並將關約呈首抹毀不遵者依法斷罪信乎儒者之政異乎俗吏之為之也然細思之尚有未盡善者蓋其爭財可也禁其分居恐未可也孟子論王政止稱

八口之家朱子釋之以弟為餘夫壯而有室即別授百畝是古者未嘗禁人之分居也惟是鄉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則分而不分耳迨世既衰漸失友助扶持之意於是篤行之士矯為累世同居之事姑以勸親睦而激薄俗耳非比戶所能行也凡累世同居者必立之家法長幼有禮職事有司筭庫勾稽善敗懲勸各有定制又必代有賢者主持倡率而後可行否則財相競事相諉儉者不復儉而勤者不復勤勢不能以終日反不如分居者各惜其財各勤其事猶可以相持而不敗也至於祖父母父母在堂亦微有辯如年踰七十宜傳家政

或年雖未衰。別有疾病。而不任綜理。則子孫析居。亦無不可。且其家既分析。必其家法未立。又無可兼綜之人。今必責已分者。使之復合。是強人以所不能。勢不行矣。惟既分之後。骨肉爭財。致興訟獄。則不遜不親。豈惟倫薄。樊倫已散。地方官長。深懲而嚴治之。庶還淳厚。故曰。禁其爭財。可也。若止於分居。則不能禁。亦不必禁。惟教之以親睦之道。俾分猶不分焉。亦未害於三代之治也。

無怒軒記

怒為七情之一。人所不能無。事固有宜怒者。詩云。君子如怒。亂庶幾已。是已。顧情之發也。中節為難。而怒為甚。血氣蔽之。克伐怨欲之私。乘之。如川決防。如火燎原。其為禍也烈矣。吾年踰四十。無涵養性情之學。無變化氣質之功。因怒得過。旋悔旋犯。懼終於忿戾而已。因以無怒名軒。不必果無怒也。有怒之心。無怒之色。有怒之事。無怒之言。蓋所怒未必中節也。心藏於中。可以徐悟。色則見於面矣。事未即行。猶可中止。言則不可追矣。怒不可無。而曰無怒者。矯枉者必過其正。無怒猶恐其過怒也。軒無定在。吾所恒止之地。即以是勝之。

杭州張烈婦傳

烈婦姓劉氏。漢軍某旗人。鄉貢進士張子四維妻也。張

子字若仲，浙江錢塘舊族。明吏部尚書諱某裔家，既落
又少失母，父諱某以微貲賈於粵。挾若仲與俱至潮州
府，有中表某在知府劉某幕中，來過訪見若仲，髻年端
麗聰慧絕人，數稱於劉守。劉有數女無子，因令入見，大
愛之。以次女許字焉。卽烈婦也。旣若仲隨父歸，貨嫁不
售，盡喪其貲。若仲又以疾跛其一足。劉守有弟官浙江，
見而恥之，寓書其兄，諷使負婚約。劉守夫婦惑焉，將別
字他宦。子烈婦以死自誓。父母勸譬百方，莫能奪。乃召
若仲往就婚。烈婦旣失愛於父母，又其妹有贅壻，爲顯
人子，同在署，榮悴相形，受侮益不堪。烈婦勸若仲揭已

歸。若仲念家窶，濡忍不能決。烈婦恚曰：君少負雋才，乃
無丈夫氣耶！遂辭以行奩具，一無所取。旣歸，無以爲生。
烈婦工繡，習繪事，晨起作畫，夜刺繡，給薪水。若仲感其
意，力學補弟子員。康熙庚子歲，余奉命典浙江鄉試，得
一卷絕整雅，自破題至結語，皆排對而讀者不知其爲
排，亟取之榜放。則若仲也。明年計偕下第，卒於京師。柩
歸，烈婦號不絕聲，未幾竟死以殉。哀哉！又三年，若仲同
年生金子長孺，虞爲余言，其如此歎異久之。長孺高才
博學，又與若仲同城居，其言可信。遂用其語爲之傳焉。
方余典試還朝，愛若仲才耳，不知其窮也。其卒也，余方

落職出都亦不及知然余生平疾夫世俗鄙夫炎涼於
骨肉使早知若仲有賢耦而困出如此或有以振之使
不至顛隳以沒雖死生有命而余之心與力固有所未
盡也烈婦屈志艱苦佐夫未嘗隕獲至夫沒遂以死殉
者謂絕意而無可復望於世也亦烏知世猶有為之文
以傳其事重欲累歎而不能以已者耶使余文幸而傳
後之讀余文者又將重欲累歎憑弔而不已則烈婦不
朽矣彼其父母之鄙與所謂贅壻頭人子不過與草木
同腐固不足復道即若仲或不死備各位烈婦與被顯
榮皆老亦不過聊以愧世俗鄙薄而已烏能發志士之

悲至於如是哉烈婦亦可以忻然于地下矣烈婦生一
子一女聞今育於族人他日倘相值當有以卹之

書朱子讀唐志後

朱子讀唐志一篇暢論道德文章謂秦漢以後之文去
道益遠律以六經誠為篤論其論昌黎韓子則似未得
其實而無以壓服韓子之心也韓子於道大旨不謬於
聖人特細行有不矜耳謂其戲豫放浪則答張籍書既
已不諱謂為誦諛則恐未然韓子以氣任事氣之所至
王侯失其貴三軍失其勇亦孰足以動其誦者其與人
書間有假借則亦將順其美欲誘而歸之於善耳孟子

謂齊宣心足以王好貨好色皆所不禁豈亦爲誦諛哉
至謂所原之道未能探討服行則尤不然原道闕二氏
者也唐人好二氏而佞佛尤甚韓子佛骨一疏舉人主
所崇信公卿所尊奉者獨斥爲凶穢欲投之水火犯萬
死而不悔其爲原道則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耳豈
猶有可議者乎所引其師生論文之說亦皆未得情實
非其論文之要語也韓子答李秀才書言不惟辭之好
乃好其道其徒李漢序其文亦以爲貫道之器未嘗裂
道與文爲二也又韓子答尉遲生書云所謂文者必有
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答李翊論文則謂行之乎仁

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
而已未嘗不以文與道爲一也朱子所引皆其專論文
詞之言耳專論文詞雖聖賢之言亦有不及於道者辭
必已出爲樊紹述之好奇言之也屈原孟軻司馬遷相
如揚雄並稱爲崔立之論博學宏詞科言之也其自論
爲文之本則皆不如是且與立之書時年僅十九固不
足以定韓子之論其爲原道則苟揚且不得與無論餘
子矣知人論世必細心又必平心時有早晚語有偏全
非細心則不能得古人之情知其惡當知其美肆意詆
謀不究其實則已心未平亦何以服古人之心哉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十二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桐鄉倪彪炳也參訂

鈍叟文鈔目錄

答或問

問大學

名者造物所忌辨

去佛說上

用說

食鱻羸說

說文一首贈立夫

讀周禮二

讀周禮五

讀周禮六

讀漢書

讀後唐劉后傳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十二鈍叟文鈔目錄一

讀郭延魯傳

讀元史二

書歐陽崇公論治獄語後

論作縣數則

與友人論孟子書

近思錄集註後序

藝餘詩集序

朱生履翔哀詞

游唐氏廢園記

書鈍叟文鈔目錄後

余兒時先生授經我家見其與先子晨夕論文常拍案
叫呼或大笑不止時同里爲古文詞者先子與先生二
人而已先生生平有知己二人常徒步至金壇以時藝
賞牆東老人極爲贊嘆序而梓之晚益蕩落無所遇乃

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武王仁天下之事亦多矣而論
語必以大資四海善人是富爲稱首然則紂之聚財積
粟以爲天下無如我何者適以爲新主發政施仁之資
而已矣而務財用何用哉曰淫酷殘忍窮兵黷武其害
殆有甚於務財用者大學獨不之及何也曰酷刑銀鍊
惟罹於法者始受其害不罹於法者不受其害也兵戈
擾攘惟兵所至之處受其害兵所不至之處不受其害
也蓋猶可苟免猶可逃避也獨至人君一務財用而天
下之人無有不受其害者矣其又烏乎免而烏乎避哉
甚矣自古虐民之政非一端而要未有烈於聚斂者也

厚學十四家文金卷二十二金學之金
大學獨於此反覆不置者蓋有以也噫漢唐宋諸言利之臣其所以爲國家主財計者可謂備矣然其效竟何如哉後之人君可以鑒矣

名者造物所忌辨

甚哉陳希夷之好誕也其語神明逸之言曰名者造物所忌造物於凡福澤皆不吝獨惜名噫是何觀造物之小也夫忌名之說雖女子小人粗知禮義者猶有所不盡然而以加之造物之大其爲誕妄不其甚哉且夫實至名歸自然之理也則苟盡其實將必有其名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而欲辭其名必先去其實雖欲忌之而

鈍叟文鈔

答或問

或問朱子之賢而不免羣議之紛紛何也得毋朱子尙有遺行與茅子曰非也自古聖賢久乃論定何獨朱子也韓文公崇正闢邪可謂至矣然且孔子與墨氏並稱而孟子至下而夷於臧孫辰荀卿司馬遷相如之列歐陽公亦號爲知道者而其祭丁元珍也至以孔孟相比擬甚以李泰伯司馬溫公之賢而不喜孟子至程朱出而其道始大明然則聖賢之道久而彌光而其論亦久而乃定當其論未定之時固宜其衆說之紛紛也彼固

不知吾朱子者耳。不知而妄爲之說，其又何怪焉。夫日月之明，終古常新，而人不至俛俛乎其無所之者，蓋日月之功大矣。然而不能強無目者而使之見焉，而可得議日月之有遺明與。

問大學

或問平天下之事多矣，大學獨於務財用之害反覆言之，何也？曰：豈獨大學也。堯之命舜也，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命禹也，亦然。蓋人君一務財用，則四海未有不困窮者也。四海困窮，則天下未有不亂者也。夫堯舜之前，四海豈嘗有困窮者哉？而堯舜已諄諄垂戒及此。

走京師，上書方閣學望溪，閣學大驚，引爲老友，其論次化治正嘉四朝時文，均出其手云。先生沒後，弟子桐鄉程拱宇刻其文集三卷而止。今拱宇云：亡遺文不可復得。鮑先生綠飲，浙西藏書舊家也。姚君維三從鮑先生處借得先生自訂文稿三冊，舉以畀余。余於舊選復增入文七篇，然後先生之全見，而卓然成一家言，可傳於後世。蓋二君之功不可沒也。

叢談 沈氏彤曰：先生親知爲州縣，必懇懇爲言安民之法，措置纖悉，皆可施行。或刻於催科，則深痛其負國而切責之。雖其人面赤流汗，不顧所著古文，亦往往於

國維民瘼反覆致意足爲後世勸懲 先子郇城先主
曰鈍叟時文荆川而參以理齋其古文眉山而參以朱
子也 愚按望溪見先生時文以爲勝儲禮執由此名
聞遠近而其古文亦遂爲士大夫推重 丁秀才子復
曰鈍叟爲鹿門後人其學頗具本領所註近思錄微旨
獨標研理入細文本經術發爲經濟儒者之言有裨實
用非空談性道者比文向刻於桐鄉者僅十之三板已
失去知不足齋主人悉心搜錄不使蠹魚食盡真君子
之用心也

亦不可得也夫欲去其實以逃名以庶幾不爲造物者
之所忌則必且爲不孝之子不忠之臣不仁不智無禮
無義之人而後可也何也爲孝子則必有孝子之名爲
忠臣則必有忠臣之名爲仁義禮智則必有仁義禮智
之名而皆足以名禍取殃則是率天下之人惴惴焉以
名爲畏塗懼重爲已累而凡少有可以致名之端直視
如虎豹之窟蛇虺之穴而不敢進勢非盡流爲異類不
止其必自此言始矣或曰然則賢者恒不遇而不賢者
富貴壽考賢者恒無後而不賢者奕葉蕃衍其故何也
曰福壽禍淫理之常也其或反是者數之偶也奈之何

國朝廿四家文錄卷二十二
三
執其一二之偶者以爲常而遂竊竊然以爲造物之忌
咎也乎亦不思甚矣夫放之晚節不終希夷蓋有以窺
見其微顧不勉之以正而假爲詭怪不經之說以滋天
下後世之惑此希夷之所以爲誕妄也

去佛說上

自先王之迹熄而佛教以興學者靡然從之其弊者既
惑於因果報應之說而高者又以爲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操術約而爲效神故趨之率如水之赴海而不可禁
止父子兄弟間錙銖計較隣里鄉黨損一錢可以救其
死弗爲也獨於布施寺院則傾府空藏而棄與之不少

新於是魏煥其宮殿以居士木之形骸靡費其金錢以
奉淫昏之香火甚且羅漢堂十王殿奇形怪狀森然羅
列側其身然後可進蓋其多如此天生五材所以養民
也而今悉以供釋氏無益之用百姓終歲勤動至區區
求糲蔬麤布飽煖不能者而彼不耕而美食不織而華
衣百里之州縣爲其徒者少則數千人多者萬以上官
殿累百十嗚呼民力幾何其不疲也爲吾儒者方恨無
力以去之而哀斯民之無知爲所誰惑而迷而不知返
也顧又可從而信奉之也耶記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則是舍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無以爲道也。又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是離天地人物無以爲性也。今釋氏棄人倫屏事物而猶曰得道得何道耶？曰：明心見性，明何心，見何性耶？夫積善積不善而餘慶餘殃各以類至，豈不昭昭然其不爽耶？而釋氏必求之前世後世，以使人不可詰，又言西方有極樂國，苟能誠心皈依，則往生彼國，然後超出三界，脫離生死，噫，抑又怪矣，誕矣！夫有生必不能以無死，此物理自然，雖聖賢亦有所不能免也。如之何而可以脫離

也耶？政使其然而吾死於此，而往生於彼，則當其往生於彼也，而吾之死於此，則亦已久矣。然則又如之何而可以脫離也耶？顧人但見其死於此耳，而其往生於彼也，其誰見之而誰信之？凡佛氏之荒謬無可徵信者，類如此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禮智也。而釋氏棄其父母而出家，不仁也；不務盡人事而惑於鬼神，不智也；說法聚衆而男女不別，以先入山門爲長而長幼無序，是無禮也；一絲一粟率取之十方而不知其爲非其有也，是不義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是禽獸也。然則宗釋氏之教，其不至相率而爲禽獸不止。夫人雖

下賤不肖未有甘自居於禽獸者顧獨於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佛教迺翕然崇尚之何與當佛教初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然卒以謀逆廢死丹陽其辭語相連坐死徒者甚衆其後梁武帝尤篤信佛法至天火其淨圖以警之矣猶不知悟方更增而廣之將成會侯景亂乃止甚矣其惑也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豈不然乎而其最不信佛法如韓歐程朱諸賢富貴壽考子孫蕃衍則是奉佛者常得禍而闢佛者轉得福也佛之無靈概可知矣然則奈之何宗無靈之佛而甘爲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人以自絕於人之類也或曰如子言則佛法之

當去也決矣然則去之宜如何曰夫醫者之治疾也必使病者能不溺於其所樂而後可翻然就吾之治君子之去邪亦猶是也戰國時楊墨爲害孟子闢之而其教遂熄者唯其耕而食織而衣有嫁有娶而後有子孫其勞苦盡與人同而獨無端爲無父無君之人以見絕於君子雖彼亦當自笑其無謂也此所以去之易也釋氏則不然不必嫁娶而有子孫不耕不織而美食華衣高大其宮室子女錢財人之所最愛惜而不肯輕以與人者獨舉以昇釋氏則無難色然則彼又安能舍其所甚樂而就吾之治哉是故欲去佛必先去其所樂而後佛

國朝十四卷之三十一
之教可漸以去也。去其所樂將奈何？曰：釋氏之所樂者，宮室之閎麗也，取良人之男女以爲之徒也。誦經禮懺，其利無窮也。然則彼復何憚而不歸佛也？有聖人者出，唯是嚴爲之法，曰：寺院無得修葺，其有敢修葺寺院者，罰無赦。僧尼無得誦經禮懺，以誑惑士女，其有敢誦經禮懺以誑惑士女者，罰無赦。良人男女無得取以爲徒，及徒之父母，罹重罪，其自出，家者亦如之。不，久此，其有敢取良人男女爲徒者，罰無赦。而又以合於天下，曰：其有敢以錢財布施僧尼，令誦經禮懺修葺寺院，及以男女爲之徒者，罰亦如之。如是而僧尼不耕無所得食，也不織無所得衣也，無衣無食，又何所得宮室也？然則僧尼又何爲徒？舍其父子夫婦之樂，而修其至苦之行哉？吾知自此不三十年，而天下遂無佛教矣。於是爲之明先王之道以導之，而禹湯文武之治，其又何難復見於天下也耶。

用說

夫人一身之中，未有所用者也。目用以視，耳用以聽，手足用以持以行，四體備然後人以成焉。若瞽則目無用矣，聾則耳無用矣，四體之中，有一之無用，則謂之不成人。況無一之有用者乎？牛以耕爲用，而古人用之以耕馬以乘爲用，而古人用之以乘，犬或以守爲用，或以

獵爲用而古人用之以守以獵夫牛馬與犬未嘗自言所用也。又不知自見所用也。而人又烏乎知其所用而用之也哉。然而古人已有以知之而用之矣。然則又何患人之不見用哉。亦患已之無可用耳。不以無可用爲患。而以不見用爲患。此其所以無可用也。夫人未有無可用者也。農以養人爲用。百工以贈器用爲用。商賈以通貨賄爲用。嬪婦以化治絲枲爲用。閭民無常職者亦得以轉移執事爲用。孰是人而有一無所用者哉。孰是士爲四民之首。而可一無所用者哉。其全德通材。無所用而不可。是固難矣。若隨其質之所近。使成其材。以爲

用於天下。夫豈不可者。如不得志。則斟酌古今。以待將來。不有用於今。必有用於後。用於今者。其用有窮。而用於後者。其用無窮也。而今之號爲士者。惟是手時文一編。以苟且僥倖於科第。幸而如所望也。猶可竊一官半職。以誇耀庸夫愚婦之耳目。其不能者。則窮愁沒世。碌碌焉。一無所自見。於是彼一二稍稍有識之士。輒薄時文爲無用。而欲舉而廢之。夫時文誠無用之物也。然必明道理。通古今。識時勢。而後可以爲之。則無用之中。而大用寓焉。故自明三四百年來。如薛敬軒。于廷益。王陽明。章楓山。劉東山。王宗貫。海剛峯。劉念臺。黃石齋。諸先

生皆以時文取科第。然及其出而為用於天下國家也。隨其所試。而皆有以自效。亦就其所立。而皆可以無愧。故足貴焉。而今之為時文也。何知工拙。其能取中於試官者。即其工也。何論是非。其能見取於試官者。必其是也。於是道理不必明。古今不必通。時勢不必識。惟是欲應會試。則讀會試取中之文而已矣。欲應鄉試。則讀鄉試取中之文而已矣。欲應歲科試。則讀歲科試取中之文而已矣。夫以彼僥倖於一試也。亦尚未敢自信其為能也。及試文出。而家置一編。此揣彼摩。壹似以謂如是則得。而非是則不可以得者。於是彼居然自以為必得之技。而居之不疑矣。是則彼之為文。亦苟且僥倖而已。而後之摹之者。則其苟愈甚焉。於是時文誠為無用之物。而欲舉而廢之。不為過矣。然而非時文之過。而習時文者之過也。夫時文之過。則當為之廢。時文而習時文者之過。則當為之慎。所習慎之如何。曰韓退之有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如是而已矣。不暇明道理。不暇通古今。不暇識時勢。此望其速成之病也。不問其工拙。不問其是非。而但就其能見取於試官者。即以為工。且是焉而學之。此誘於勢利之病也。夫彼豈不知學問文章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成者之為學者大患也哉。

毋亦爲勢利所誘不能自立焉以至於此也如學者欲去其速成之意則必先有千古自命之志而不爲勢利所誘焉然後可也今夫材木之所以貴於天下也惟其有用也豈徒爲一枝一葉一花一萼之爲觀美焉已乎顧人第見一枝一葉一花一萼之爲觀美也而剪綵以效之則是以有用之綵而剪爲無用之枝葉花萼也則終無所可用而已矣

食鱣羸說

滋陽署中嘗一日食鱣而美語予曰此滋陽人所不知食者吾得之甚賤予聞之輒爲愀然自是不忍復下箸又一日設有田羸語予如前予聞之愈用愀然因語之曰鷄鶩羊豕之畜賴人之養而後生者也故人得之以爲養彼無憾也然且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其所以處之者如此彼鱣與羸不待人以爲養而我自爲取之以爲養彼不害人而人害之人實不仁物何有焉且夫彼生南方我不取而食之人皆得取而食之則彼固自分爲刀俎中物而已矣夫其無生之心也今則不然我不取而食之則人雖欲取而食之亦不知所以食之自我取而食之於人人皆知所以食之而殺之端開自我矣夫人之官於斯暫也而其食鱣羸

國朝十四家文抄卷二十二
於斯亦暫也而我奈何以暫時之口腹至開無窮之殺
機。山是而二物無得免者矣。悲哉何禪與羸之不幸也。
昔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初至見民有持竿黏飛鳥
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自是邑之人無有敢畜禽鳥
者。古人仁及物類蓋如此夫不仁之事民或爲之尙當
教之使勿爲况民所不爲而我導之使爲其又何以禁
焉。

說文一首贈立夫

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蓋自有專攻爲詩與文者始
矣古之時無有以詩文爲教與學者也漢時如下帷講

誦設絳帳爲諸生說經要不過讀書是務讀書之功既
至則隨其材質之高下淺深而皆必有所獨得七之於
心斯成之於手于是乎信口吟咏而自然合節焉率臆
抒寫而自然成章焉其有不能不強使爲苟其聞見廣
博學問淵深雖無著述要亦不害其爲通人也蓋自幼以
詩文爲教與學者未嘗有也此在魏晉後學者狃然故
其時凡所著述晉傳至今者猶往往以質矣勝而非後
世所可及也自唐以來國家以詩文取士而學者始專
務記覽爲詞章以售有司父兄以是爲教子弟以是爲
學凡其所以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而矻矻以窮年者無

非欲以供吾賦詩作文之用而已。然則苟有可以不必讀書而工爲詩與文者焉，則彼且謂上然白以爲得計而爭趨之，恐不及矣。夫以王勃、李賀輩之天才，穎異，以口成文，失者猶以爲非遠大之器，況乎持不逮之資而強追力取，僥倖一第以爲榮，此宋人閔其苗之不长而助之之術也。蓋不待其子之趨視而已知其無不稿矣。然而天下但見其長之速也，而于是乎今相慕效，不務實學，惟獵浮華，以苟簡爲便利之門，以揣摩爲必得之道。白帖、徐記紛七交作，後之人踵而甚焉，不可紀極。所以癩蔽學者之心胸，塗塞斯人之耳目，所爲教與學者如此。至于上之人之取之也，辨高下于一日之短長，定優劣于一夫之棄取，剽竊字句以相誇耀，不覈底蘊以驗生平，得之者自負爲秘巧，失之者輒笑爲無能。而天下之人靡然從風，竭其心思材力以追逐時好，曲避忌諱，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莫得其所歸也。是故講求所以爲詩與文之法者，至唐而加詳，而要之詩與文之日就衰且薄也。亦寔白唐而積漸使然也。夫溝洫畝澮爲備旱潦也，縱橫深廣皆有可尺，其法度可謂精密。然自商鞅開阡陌，其迹蕩焉無存，亦不聞因此遂歲有旱潦患，使民不得耕耨也。然則雖古聖王良法而苟非

出。于。天。地。自。然。之。勢。其。事。且。不。可。以。久。何。則。以。其。有。所。爲。而。爲。也。大言。後。次。非。所。謂。原。泉。混。七。不。舍。者。也。夫。爲。作。詩。與。文。而。始。務。讀。書。何。以。異。于。是。豈。若。江。淮。河。漢。之。不。可。得。而。變。也。善。乎。胡。宏。氏。之。言。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隨。爲。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著。書。其。書。未。有。不。雜。且。陋。者。也。爲。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讀。書。其。讀。未。有。不。雜。且。陋。者。也。天。理。人。欲。之。辨。七。之。于。此。七。豈。獨。闕。讀。書。與。夫。賦。詩。作。文。之。得。失。而。已。然。則。世。之。有。志。于。學。者。亦。惟。去。其。有。所。爲。之。意。而。後。可。與。語。于。古。王。君。立。夫。故。吾。鄉。篤。學。好。古。士。也。予。素。問。其。名。未。得。見。於。任。邱。見。之。相。聚。歲。一。月。每。談。輒。終。日。日。不。足。以。燭。繼。之。蓋。言。多。至。不。可。記。憶。王。君。請。予。撮。其。大。旨。書。之。以。附。古。人。請。贈。與。虔。之。義。予。謝。不。敢。而。重。違。其。請。姑。拘。所。見。書。之。如。右。亦。以。相。正。云。爾。雖。然。韓。文。公。不。云。乎。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辛。酉。丑。安。具。茨。山。人。茅。星。來。書。

予每有所論議。出七者輒笑以謂別調。予自是誓不復向人陳說古今。如釋氏受戒然。自辛亥春到山東。同志愈少。予持戒亦愈謹。癸丑冬十月。予將至京師。道出在邱邂逅王君立夫。如故知失相得甚。卒胸懷

與語無齟齬者蓋余數年來所干積不言如太倉之粟陳七相因紅朽腐爛而不可食一旦為吾立夫傾倉倒廩而出之也猶不足又書以送之嘻其甚矣立夫之破吾戒也自記

讀周禮二

天官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此場者造焉則使一分而治之然則雖有明於一者亦必一師就其所長以使之分治不敢私自行一也歲終則一師稽其一事以制其食而疾一亦於治之不效者俾各書其所以而入於一然則為一者必當有所稽察庶幾知所畏懼而不敢

輕於行一也凡所以重民命而董民疾也今人動以一為衣食之計彼固曰治之而效則一之功也治之而不效則一無罪也有得而無失有利而無害然則彼復何憚而不行一也於是五口所以人之死資彼之生而其人之本不為一者亦苟且僥倖以圖利於萬一而在在皆一在說○天○普○天○世○界在皆一而死也可不痛哉夫賭博燒鍋以及聞毆之類雖甚微淺然且按律戾究不使有犯獨於庸一之殺人此却難以深究恐活人者事閱民命重大顧反置之而不問獨何為哉或一反覆文于而殺者往七偏德小事外也

讀周禮五

地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氏註云

純矣緇字也。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然則古人於其幣之色與數，皆各有所取義，而不敢以有苟焉。曰無過者，則貧者有不能五兩也。士昏禮獨納徵用幣，束帛。鄭氏注云：十端也。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蓋皆與嫁氏同。古人於婚姻之禮甚詳，而儀文如此簡畧者，所謂婚姻不論財，男女所以得正而嫁娶所以及時也。今人以貨財為禮，其貧者至不能娶，而女子亦往往有過三十未得嫁者，此其弊蓋南方為甚。予嘗往來齊魯間，見其風俗樸茂，婚姻未嘗論財貨，其至貧者不數金，輒可成為室家之禮。故其男女頗猶嫁娶及時焉。予嘗謂北方風俗有勝南方者，此亦其一也。

讀周禮六

孟子言市廛而不征，而周官司市則凶荒札喪市無征，其非凶荒札喪市有征可知也。又言關譏而不征，司關則國凶札無關門之征，其非凶非札有征可知也。又言澤梁無禁，而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諸官掌山林川澤之禁令，犯禁者執而誅罰之，其非無禁明矣。然則孟子之言，何一與周禮不相似也。曰君子之立法，惟其時而已矣。大司寇用刑，新國輕典，平國中典，亂國重典，然則剛

豕竟猛苟用之得其當無不可者彼於刑尙爾况其他乎儒者動以復古爲言而俗論又以古制爲不可行於今皆各狃於所見聞而不知會而通之夫豈知同一占之制也而彼此固亦有不同者乎然則其將安所適從哉是故不論其世不足以知其入也不考其時未可以定其制也昔者文王當獨夫肆虐鹿臺鉅橋幾於盡奪民之有而有之其所引領以望者惟文王耳苟不少示以寬仁使之有以樂其樂以利其利焉民其何望故文王之不征也無禁也固其時有不得不然者也周公承文王寬大之後不少裁以法使知抑未崇本之意則天

下之人皆將棄農務而趨關市澤梁矣是故川衡之法曰犯禁者執而誅罰之司關之法曰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此豈不幾於後世爲暴者之所爲哉蓋不如是則法不行當周公之時有不得不然者也孟子生當戰國之時生民之憔悴極矣學校廢而士無所歸井田壞而民失其業欲爲商爲賈以逃其生而關市之征又重蓋舉天下之事幾無一可爲者矣噫當斯時也非散於四方卽轉乎溝壑耳孟子心傷之以爲天下之利爲人君所專而使斯民憔悴一至於此此非有王者起而盡反其政無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也於是慨然

爲之說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閑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蓋雖載盈之欲少爲輕之至來年然後已而孟子猶不之許者以謂救焚拯溺狂奔盡氣猶恐不逮其服待至來年也耶後之君若相自視其時能如周公承累朝寬大之後與否若其未也則孟子之言具在一取而見之施行則孟子有其言而未及行者今且行之而其效立見庶幾天下後世咸曉然知吾道之非迂遠而濶於事情者也

讀漢書

董仲舒言富民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宜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丹亦言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貨數鉅萬而貧弱愈困民田及奴婢宜畧爲限蓋二公因漢之時貧富不均故欲少損富者之有餘以予不足使不至於甚貧耳而非謂富者之充然有餘必欲從而削奪之也後之人動執此爲辭於足多方搜括使富者不得保有其富而貧民益無所依賴蓋人雖甚鄙賈亦必不能以坐擁厚貲而一無所用之理夫旣不能以無所用則人之各挾其技能以相投者且無不各得其欲以去非富者之分所有以予之也彼自欲易其所無而乃不得不

出其所有也。況乎禮義生於富足。其中又豈無好行其德者乎。然則古人謂富室貧之母也。豈不信大爲母者。方愜然待盡。而欲其子之不失所也。豈可得哉。

書歐陽崇公論治獄語後

嘗觀于公爲獄吏。治獄多陰德。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定國果爲廷尉。蓋心嘗疑之。以爲治獄之吏。惟用刑乃其識耳。施德行仁。非其事也。顧其言迺如此。何也。及讀瀧岡阡表。至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吾皆無憾數語。乃喟然歎曰。嗚呼。存是心也。其又焉往而非施德行仁也乎。蓋古人治獄。惟有求其生之心。至百求所以生之。而困於法之所無如何也。則哀矜惻怛。備極憫痛。曰吾不能有以教之。而陷之。使至於如此。吾之罪也。故曰雖死不怨殺者。謂其心本欲有以生之也。後之治獄者不然。當其先無求生之心。旣其成。無痛其死之念。曰彼固自死於法也。於我何與耶。然則固不必鍛鍊。周內文致其罪。而其忍於死其人之心。則已不可勝誅矣。是故于公雖治獄之吏。而要豈不可以施德而行仁也耶。後于公生定國。崇公生文忠公。皆爲名臣。夫乃歎天道之不可誣也。嗚呼。人命至重。鬼神難欺。古人有寧犯矢出之罪。幾陷大辟。而必不肯殺人以媚人者。况

彼無必可死之罪而委婉曲暢上官又非有必欲死之之心即奈何而不亟思所以生之也

讀後唐劉后傳

世稱莊宗之失天下由伶官亂政所致而吾謂如此作為雖無伶官其國未有不亂與亡者也夫天下之本在農而所以衛農者在兵莊宗於此二者絕無所顧卹而一惟以佞佛爲事夫佞佛則必至荒於政事而兵與農遂交受其困農困則無以養兵兵困則無以禦外侮而安吾民是故自古人君一好佛而國家未有不亂與亡者以此也嗚呼當其亂且亡也雖宮中貨賄山積何用乎然則使其移所以寫佛書及饋賂僧者以撫恤士卒愛養黎庶焉而國家又安有亂與亡者乎

讀郭延魯傳

自古世亂民困至五代而極矣其君惟以財貨爲務其臣惟以進奉爲能刺史縣令牧民之官也率往往皆以賞得之於是惟知徵科不知撫字惟顧上官之喜怒不顧下民之休戚蓋法令重民命輕矣顧其時猶有知恤其民之有司如郭延魯父子者又得之武臣中嗚呼其賢矣哉士君子各爲讀聖賢之書而能知此義者鮮矣甚矣良吏之難得也吾故表而出之以愧世之爲有司

而不知恤其民者。

方靈臯曰：古人之心，古人之文。

讀元史二

嗚呼弘吉刺后一婦人耳，然猶知厚待前朝之后，日以宋全后居燕，風土不習，屢奏乞令回江南，事雖不行，而始終存問不絕，可不謂賢哉！當是時，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情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則人人自危矣。世祖悟，召使者還，嗚呼微阿魯渾薩里言，則起氏子孫含冤入地矣。然則人之言豈足信乎？

今觀元史，宋宗室如趙孟頫、孟適與粟之流，皆盡心於元一體，擢用至大官，然則亡國之子孫何害於新朝？而必欲屠滅之耶？其後至順帝至正間，以徹徹帖木兒等言羣盜動，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於是徙和尚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其交通，蓋自是元德衰而卒之繼元而代之者，乃一淮右布衣也。而於宋之子孫何與哉？然而猶不至草薶而禽獮之，則祖宗之遺意未盡亡也。嗚呼後世大義不明，雖以周武帝之賢，既已受高緯之降，而封爲溫公矣。已又以人言并其宗族，皆賜死，然則如元之保全宋之子孫，豈非君子之所樂予者乎？

論作縣數則

舜典言恤刑必先曰欽哉欽哉蘇公之爲司寇亦惟是式敬由獄而呂刑一篇之中凡言敬者七可見敬爲居官之本而恤刑之道無出於此也予往來諸州縣間見幕中司刑名者率意批判不假思索放下筆墨非諧謔卽賭博而政事反若爲餘事者然夫此輩素無學識一旦當民命重在盡心竭力猶恐不逮而又加以游戲之心胸相浮之識見其何以堪之彼居官者恬不爲意方且亦與之爲諧謔亦與之爲賭博事至當前倉皇猝應心忙意亂不知所爲予每見之輒爲心慟賢者於此當痛加禁絕蓋不賭博不諧謔則無所分心自然專於所事語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又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不可不加之意也

凡詞訟涉兄弟親戚便當委曲勸諭使歸和好若以官法治之勝負一分仇寇便成後雖欲和好而有所不能矣然今居官者動云息訟安民於是以不准詞訟爲得計則又不可蓋如此則含冤負屈不得伸理令強者愈橫弱者受虧爭訟愈多矣昔嘗有賢令於民之爭訟各至案前委曲曉諭使知爭訟爲害和好爲利且曰爾歸自思如果有冤必不可忍者明日復來我當爲汝申理

後不復來矣。蓋爭訟不過一時之氣，氣過即平。其有必不能平者，俟其再來，然後爲之申理。蓋卽於准詞訟之中，寓息訟安民之意，斯得之矣。

催科自不可免。然當量其有所入，而後可以責之。以所

出夫所入亦自不同矣。士子以教授之所入以爲出，商

賈以貿易之所入以爲出，其傭工度日者亦卽以傭工

之所入以爲出，而又四方之風氣不齊，人事之蚤晚亦

異，所當一一體貼，使窮民省一錢之費，便爲窮民留一

錢之用。若徒拘二八月開徵之例，不問民之有所入與

否，而勒限追比，悍吏下鄉，知盜賊之白書劫人，而豈暇

復顧人之死活哉。民畏其威，含愁隱忍，惟命是聽。蓋有

閔費什倍於正供者矣。於是苟令吾賦可完，蹈湯赴火，

無所復顧。遂有輕棄其田廬，賤鬻其器用，賣男賣女，不

暇愛惜，迨後少有所入，而已棄者不可以復得，已賣者

不可以復完。惟有哭漉痛恨而已。然則何如少需時日，

使其有所入，而後責之，以所出之爲勝也。是宜於開徵

之時，照例設櫃，如有力能完納者，不拘多寡，陸續完納，

聽從民便。其有力未能完納者，須令預先稟明，以某事

故，須寬限至某月日完納。如期不完，然後催之。則權利

皆所以撫字矣。蓋二三月開征設櫃，所謂律設大法也。

量其有所入而後責之以所出者所謂禮順人情也
凡邑有先賢墳墓及祠宇必修葺之其後人有可成就
者必隨其材器以時爲成就之者有敗類不可化詢者
須時時戒飭弗使誤陷法網總須少加優待與他子民
不同
凡吏民未經杖責者小有過犯不可輕加箠楚惟當嚴
加訓飭以警其將來使知所懲創而已總之凡發號施
令須有至誠惻怛之意自然使人感動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嘗中用人最爲緊要其罷官時疲累之人自不可不少

有以醉之然只可償以銀錢不可假以事權蓋此輩無
大識見一旦權柄入手倚勢作威無所不爲一經破敗

雖欲保全有不可得者是適所以害之也

凡事上官須如父兄待同官須如弟兄撫百姓須如子
弟誠意懇至雖遇冤暴未有不感動者百姓有見不到
處一一與之作主不使有失足上官及同官有見不到
處一一與之爭辨不令有過舉上下交孚然後可以有
爲又不可以不知也

胥役乃民之蠹一寬縱則無所不爲而民受其害官亦
亦從此壞矣故不可不時加約束使之有所畏而不敢

肆然後以善言教導之擇其中仁厚少有信義者信在之而其頑梗不可化誨者懲治之賞罰嚴明威畏兼到彼亦有人心者豈不可翻然改悔耶

凡官吏有不悅於民民向上官訴之此亦民情之所常有者○或見者乃能如此被訴者亟宜自反不得因此遂謂民之無良也周禮太僕之路鼓司寇及朝士之肺石皆以達民之情使無有壅蔽宋制凡有冤欲上達者先經鼓院進狀或爲所抑則詣檢院然則古人正欲導之使訴耳豈可反禁之使不得訴耶不然則一任州縣官之胡作胡爲而莫之控告焉何用更有道府以上官耶今每見有訴州縣

官吏者輒以告官告吏罪之甚者卽發與本州縣日已鞠訊而州縣官吏遂借以洩其積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皆不讀書不明理之故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習今不知自反而徒以罪人送矣宋穀城令狄粟以訟田誤斷爲民所訴被勘已而縣籍強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覘避者粟笑曰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愧也其敢挾此而報以罪耶縣民由是悅服如此大度然後不愧爲民父母官矣

古人學優而仕然當既仕之後稍有餘力猶須從事於學况以素未嘗學之人而一旦策名仕籍願不稍稍留

心典籍其何以知居官服物之道耶凡讀書須要切已
如今爲州縣一退堂得暇便須將古來循良如魯恭卓
茂劉矩劉曠諸先哲所以愛養斯民者細細觀玩自有
一番觸發處學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而民亦受一分
之賜司馬文正公通鑑朱文公綱目裨益治道置在案
頭不時繙閱多少受益矣蓋升堂視事退堂觀書二者
循環所謂仕學相資也

與友人論孟子書

孟子嘗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然則孟子宜汲汲焉惟以正君心爲急務也

可知矣顧其告齊梁諸君往往就用人行政言之而及
正心誠意者絕鮮何也蓋當是時民之困極矣所謂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救死而恐不贍者遍天下皆
是也民之生於其時者何不幸也孟子以謂其病在爲
人主者欲尊天下之利而不使天下之人得少有其利
倉廩實矣而猶極所以實之凡有可以實我倉廩者無
所不至焉府庫充矣而猶極所以充之凡有可以充我
府庫者無所不至焉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賦歛急
而民失其業閉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士農工商皆
病而內多怨女外多曠夫陰陽不和以至水旱交作孟

子曰壯者誇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蓋特就平陸一邑之民言之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當日全齊之民蓋可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舉可知也民何不幸而生於此時也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為樂哉又豈欲去墳墓離父母妻子而羈棲異鄉哉而上之人且曰爾朝不歸也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於鄉里焉而其父子兄弟相率而為溝中之瘠也固已久矣自古最苦者亂離之苦此之不亂而離者為倍可嗟也嗟溜溜皆是去將焉往此邦不穀轉而之他吾不知飄流更復何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當斯時也怨

氣積於下乖氣應於上安得有樂歲哉其所謂樂歲者蓋不過不至如所稱大無麥禾耳而其君若臣已交相慶幸曰樂歲矣孰知夫民心轉愈苦而有不得自達於君知者哉夫凶年之苦人所共諒也樂歲之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為民所自知而人不得而諒之所其苦廼更甚於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幾不免有死亡之憂一遇凶年盜賊縱橫餓羸滿路其何以堪之則甚矣民之生於其時者之不幸也孟子於是不暇與之言誠意言正心言修身齊家而汲汲以用人行政為齊梁諸君言之其言行政也往往於養詳而於教畧非畧教也謂民不

得其所養而無所施吾教也。其言用人也，獨於闢土地，充府庫以富其君者，痛斥之。蓋君之心雖甚好利，而臣苟有從旁導之以正者，則猶知顧忌，其流毒未必如此其甚也。其對梁襄王有云：「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夫為人牧而豈有嗜殺人者，人即甚不仁，當不至此。然而孟子云：『然者，蓋所謂嗜殺人者，固非必日操刃而刺於人之腹中也。』但使長國家而務財用，使天下之利盡爲一人之所有，而無復遺利焉，而天下之人固已斃矣。且夫白起坑長平，降卒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沸声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蓋好殺所致。然亦不過

死四十餘萬入而止，蓋猶可數而計也。惟人君好利之心一動而爲之臣者，爲之畫策以網天下之利，其不至盡天下之人而死之不止，豈止四十餘萬而已。是故殺人之事不一，而要莫如聚歛爲甚也。大學論平天下，獨於此痛切言之，蓋以其禍有甚大，而害民爲最烈也。夫當時之君，豈誠警視天下，而必欲竭其脂膏以困苦吾百姓爲哉？蓋亦欲聚天下之財，以爲吾子孫萬世之業耳。然而六國累世之所積聚，爲秦所有；秦累世之所積聚，爲漢所有；漢濟之以寬仁大度，而使天下之人皆名安其居，各樂其業，於是四海歸心，享國長久。然則彼六

國及秦之君臣所以日夜計議以聚天下之財而欲以爲子孫萬世之業者適以歛天下之怨以爲漢氏發政施仁之資而已矣彼六國及秦之君臣何其愚哉漢以後其最號寬大得民心者推唐與宋明而宋西北皆齒強寇歲輸金帛億萬猶時入犯邊又遇郊賞賚二仔至致仕官皆給半俸蓋其用度頗廣而其時田賦猶極輕他雜稅亦少則未至若後世所取之多也然其亡也猶有餘財爲元所有元祖使后視之后不視曰吾老子孫不能守亦如宋之爲我有也賢哉后也其識鑒遠矣然則人君亦憂德之不足耳多財何爲乎

近思錄集註後序

近思錄集註既成或疑各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不慎煩爲曰此正愚註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學古者輒用是爲詬病以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浸微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以爲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爲儒而不知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

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為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似為之博考而詳辨之即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非儒者之訓詁乎然則文章也訓詁也而儒之所以為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間然而伊川且必欲別儒於文章訓詁之外者何也蓋謂求儒者之道於文章訓詁中則可而欲以文章訓詁盡儒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間固有辨也奈之何進訓詁章句之學於儒林而反別道學於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與政術判為

二事橫渠猶病之况離道學於儒而一之耶甚矣其蔽也蓋嘗痛論之焉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

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長短輕

重者也微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見而非百貨所聚

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故愚嘗竊以謂欲求程朱

之學者其必自鄭孔諸傳疏始愚故於是編備著漢唐

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疎寡學

者無得以藉口焉

棄餘詩集序

凡物必知所棄而後可以納所取其不知所棄者則其

取之也必不精石工之磨木工之削其得乎此者矣彼世之學者貪簡便工勦襲拾人之所棄而以爲利取人之所餘而以爲巧自有識者視之直鄙且陋耳夫何利與巧之與有詩與文之口就卑靡者率由此也魯國孔君某爲聖人後裔出其所爲棄餘詩集問序於序余閱之乃喟然嘆曰如君者可謂善讀書者矣亦可謂知作詩者矣自漢以下文首推唐而唐之文以韓柳爲最鍾退之之論文也曰惟呻吟之務去去也者棄也棄陳言而所存者皆精液也又口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蓋既已有得至於浩乎沛然猶乃精心

審察如此懼其猶有雜也柳子厚之爲文章揚之欲其明也必先抑之欲其奧疏之欲其通也必更靡之欲其節夫不知所棄而何以能抑之靡之也蓋古人之於文其不苟如此後之人見二公之文章洋洋灑灑如決江河而注諸海而不知皆其棄之餘也夫文之爲道寬可以惟所欲言而其謹嚴猶如是况詩眼於聲律長短高下皆有節制而可以肆而出之乎君誠由棄餘之意而精之又精則今日之所取者安知不又爲他日之所棄也耶蓋古人之於詩文恒往往不存少作就有存者亦至老乃始更定然則孔君之詩其亦正未易可量也已

朱生履翔哀辭 并序

朱履翔字嘯巖湖州長興人奉直大夫知通州煌之子也嘯巖年九歲從予學至十四歲止蓋嘯巖既以省親之通州任而予亦因不得志奔馳南北其不得見者自巳酉於今七年矣癸丑冬予將之京師道出任邱遇于君立甫立甫極爲予道嘯巖近狀甚悉且曰吾初聽其議論甚異之問曰君年少何以便得此嘯巖笑曰此吾其茨先生自幼爲予講者余時時往來於心不能忘也已而予於京師遇故鄉一二粗有知識者言及嘯巖率皆知立甫言嗚呼當嘯巖從予講論時渺然一孺子耳

相別六七年詎意猶不忘於心如此此而少假之年以盡其材則其成就當何如哉且使其自幼精力少可自強不至羸然如不能勝朝夕而從予至五六年之久隨其功力淺深所至必將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於當時及後世而不得其壽者亦猶可以得其名何至泯泯以沒也夫以嘯巖當日之幼且多疾旣不能以常讀書及其疾少間稍稍爲之講論而予又未能有以得其要領俾之還至而立有效於是乃以大可有造之資而卒不得及其成就以死予之所爲尤深惜而痛悼之者以此也嘯巖之文齒諸生有餘而以去家遠不得歸赴有司

試遂以王子秋循例入太學應順天鄉試下第後南歸
今年春復至京師應試未及試卒於旅舍年僅二十有
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嗚呼蓋當予至京
師而嘯巖之歸已數月矣比嘯巖復來京師而予又返
滋陽彼此不得見顧不謂自此遂終不得見也嗚呼可
哀也已嘯巖年雖少頗不喜少年之戲羣居嬉笑中獨
親賢樂善如恐不及至京師見者無不愛重又善處家
庭間維持調護使皆親愛無間言然則使其年壽少永
固當不獨以文詞名而已遂作哀辭以抒予衷且使其
姓名得見於予之文或可不至泯沒來以少慰其父母

見弟云稱其辭曰

天而欲死之則何如弗生之天而既生之則何以遽死
之謂天之薄之耶而何予之以有造之資謂天之厚之
耶而胡疾病死亡之相隨而弗離天之於物裁者培之
傾者覆之奈之何其不培而覆之嗚呼哀哉矧孰令斯
人而遂止於斯無乃天亦有所不得而知

遊唐氏廢園記

予爲兒童時每於佳時令節隨長者遊唐氏之園亭怪
石交錯奇卉列蔭高樓聳其南清池流其北予時尙小
未能盡領其勝然已頗識其爲里中第一勝境矣長者

爲予言唐氏有臨水翁者竭畢生之力以爲此園所費
殆不啻億萬計於今幾已百年矣噫豈非當明之季物
力有餘志得意滿而爲此耶後予稍長知讀書爲學銳
意欲追古人而與之並而苦於質之遲鈍雖專心致志
猶恐弗逮而敢復從事游觀以玩愒時日爲自是遂不
復至唐氏之園矣歲丙申余讀書園義僧舍去唐氏園
不數步每出入輒望見荒烟零落而向之所見爲怪石
奇卉與夫陂池臺榭之勝何蕩然其無復有存也竊不
勝驚歎因復至其地爲徘徊良久蓋三十餘年之久而
升沉變遷遂已如此萬物之無常而人事之不可知也

予於是重有感焉夫天下可爲之事甚多而恆苦於力
之不足力足矣而不知所以用之甚且以有用之力費
之於無用如唐氏之爲園比者比比皆是也假使當時
以築園亭之費建爲義莊則一族之人享之矣建爲社
倉則一鄉之人享之矣夫既爲一族一鄉之公有則雖
有子孫欲取而廢之亦孰得而廢之哉予之所以嘆也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十三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桐鄉服師程景洛參訂

椒園文鈔目錄

教授王先生傳

書方先生傳後

望溪先生文集後序

顧鳳苞詩序

研精齋詩序

馮君詩序

方望溪先生傳

世焯葬誌

周徵士詩序

南園伯和詩序

陣長詩序

伯序

仲氏孤石山房集序

書椒園文鈔目錄後

乾隆丙辰先生舉詞科入翰林於時如華圃次風草廬諸公以奇博絕麗之文震耀當世而先生獨守望溪家法尺寸不敢自恣人見其隣於枯過於淡而不知枯而腴淡而旨也以視堆梁以爲富滌澤以爲妍者其相去爲何如

叢談 吳氏廷美曰菽林文風味清遠落筆灑然於時賢倍屈桀驚之習一汰而澄之蓋惟萃經籍之腴故體製極峻而仍出之以和平溫厚則所得誠深矣 衛氏 瑞駿曰望溪之文不一一規撫古人而無一不似古人先生之文不一一規撫望溪而無一不似望溪 丁秀才子復曰漢唐之學莫盛於本朝前有亭林蒿菴以開其端後有謝山慎齋以竟其緒疑義抉摘殆盡菽林有十三經正字人十一卷此非總覽羣籍辨折異同豈能考正得失歸於一是其書外間不易得見亦可以見前輩文章之盛無不根柢於經術也

椒園文鈔

教授王先生傳

王先生名萃，字秋史，歷城人也。事親孝，善讀書，工詩古文詞。負才落拓，視鄉里無當意者，人皆目爲狂生。嘗有句云：亂泉聲裡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王尚書士正絕愛之，呼爲王黃葉。以媿太倉崔華云：尚書復稱於張巡撫，鵬延見講布衣之好。顧終以坎壈，而詩益骯髒，有奇氣。所居草堂，爲明殷文莊公別業，在望水泉上。元于欽所第二十四泉者也。堂前後流水映帶，老樹數株，扶疎垂屋頂。先生奉母之餘，吟誦不輟。若將終焉，因貧出

游名動朝野康熙丙戌成進士諸公惜其不與館選而先生方以行慰其親為喜例當作縣令以母老就成山教授年已開六十矣成山瀕海僻陋地先生載書往集諸生日夕講論人始知學暇則相與訪日主祠望始皇橋弔秦漢遺跡過松椒山尋董樵趙士喆隱處輒賦詩低徊不忍去居歲餘以道險難致養遂投牒歸白頭侍母孺慕若少時人尤加敬焉其詩本性靈而慷慨悲歌一往蕭檝繼歸於大雅晚年更造平淡實苞唐宋也初著舊雪堂集後手定為十二卷名二十四泉草堂集論曰曩在京師子方子陳丞相恒稱秋史王先生心竊

慕焉今之榮成去先生時且四十年所其士人猶樂道之守其教弗衰余嘗游冶源登憑襟亭觀先生題名其文酒然其筆踪瑟瑟然益翠然想見其為人矧其人固老而篤孝者耶嗚呼若先生者可以為師矣

方望溪先生傳

方先生諱苞字靈臯其先桐城人也曾祖某官副使以避寇遷上元祖職官教授父仲舒用遺逸名江南北先生生四歲父嘗雞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稍長從兄舟學博究六經百氏之書更相勗以孝弟弱冠游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嘆曰韓

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時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益見重諸公間中。即元墨士林推重至今而絕不捭和見品識之高康熙丙戌會試未殿，試母疾遽歸，適丁外艱，緣序南山，集下詔獄獄具。聖祖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免罪，編旂籍方爰書上時，同繫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自若，人咸服其定力。俄召入南書房試文者三，每奏御輒嘉歎，會修樂律、歷算書，移蒙養齋監修，為誠親王。王性嚴承事者多獲呵責，先生侃侃不阿，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為王子師，旋充武英殿總裁。世宗即位，放先生暨族人還，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先生聞

詔位以母卒未葬，請假歸，既事還朝，召見因弱足不任行。世宗命二內侍翼至殿陛，顧視嗟歎久之。雍正九年，特授中允，朞月間三遷，至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擢禮部右侍郎，年復教習庶吉士，兼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先生自惟受三朝恩厚，起罪疾餘，泝列卿貳，皆僅以文學報。既在部，得與廷議，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逢陰雨催夫盤運，賈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

請禁燒酒種烟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令地治者視民
眾寡得擅發倉粟勿拘存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
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藏又言國家大事
宜博稽於眾集思廣益請令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
抒已見得專達又請以湯斌從祀孔庭熊賜履祀賢良
祠章數十上俱蒙批報而同列多厭苦之遂以足疾辭
部務供館職四年以譴落職仍修三禮越三年進周禮
義疏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即以衰病乞休
賜侍講銜歸歸八年卒年八十有二先生平生言動必
準禮法初告歸以先世未遷葬不違家居寄僧舍中葬

乃返痛兄舟之不遇得任子恩請授兄子嘗建宗祠願
以教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餽遺悉予嫗族之窶
者耄期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稿云所著周官
集注儀禮注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文集等書
晚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

沈廷芳曰先生其今之古人歟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
生著緇布小冠衣縕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
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弟子昔侍伏生申公
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蹇諤多與時牴牾然 天子
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

書方先生傳後

雍正戊申冬余因劉畊南徵士大槩謁先生請爲弟子先生曰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爲務某對曰某雖不敏謹受教先生手所著喪禮或問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於斯某拜受翼日雪先生乘車曳杖顧某坐良久曰昨生退或言生查詹事外孫文昌君子也是皆吾故友故來答某感謝出門扶先生升車送出隘巷先生曰願生勤厥業越四年先生授中允又逾年遷卿貳恒直殿閣無須臾間某遂希展謁癸丑奉先君之諱先生來唁將奔喪往謝

先生賜以驢慰曰生毋過哀減性居若次正讀禮時也後相見將以爲問答乙卯復遊太學丙辰余登詞科除庶吉士族兄冠雲徵士彤訪先生於直廬先生曰君同宗某已官翰林君其勉以學某聞之亟往謁相見惟策勵而已丁巳夏某授職有持武英殿牒趨某赴書局者則先生札也先生曰殿中需校輯才生有學行况詹事文昌舊直地故以相屬且可以砥礪問學自是在直廬日奉几杖嘗徵某詩文因以就正先生曰生詩雖師夏重而格過之卽爲作序更評文後云賢文筆極清體法只合將來定以此發聲但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

講久矣。吳越閩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老杜所闕。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入家文賢。細觀當得其概。因論今文士惟畊南冠雲足語。此畊南才高而筆峻。惜學未篤。冠雲特精潔。肯先心於經。得吾賢而三矣。間示近文曰。生視吾文於古人何似。中以何者為佳。某曰。先生文追韓歐王中。當以原人。原過。楊文定查編修二誌。和風翔。袁辭。為不愧古作者。先生然之。己未先生罷職。見某嘆曰。老生

以迂。竊獲。疾宜也。吾兒道章字用。數以此諫。然吾受恩

重。敢自安。容悅哉。及其改御史。謂曰。諫職難居。今處不

諱之朝。當言則言。慎毋緘默。以竊祿。辛酉先生歸老。某

曰。先生此歸甚善。旁有門人某。作依戀語。先生拂然曰。

生何效時世態。沈生言是也。追送出國門。猶拳拳勗以

學行。壬戌某以不職被黜。先生寄書曰。賢居臺中所由

已得正路。當久而益堅。然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

退之云。先理其心。小小者自當不至愚。雖一生在憂慮。

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衛生術也。又寄書曰。

老生初謂賢溫溫文士耳。及服官。風采可畏。愛私心甚。

快望益振拔。雖家貧祿薄。而有道者稱願曰。有子如此。則足以慰賢尊於九原。而楊太夫人之清譽者遠且大矣。惟良食善保有用之身。乙丑某視漕山左。走僕求表。查官詹堯初先生為查編修誌實。由某請吾母責某曰。汝能為母之從祖言。曷不為母之父言。因迷母命以請。先生報曰。愚為文亦有數存其間。如夏重之誌。多年廢置。頃刻而成是也。但愚即為文亦不能多。迷狀中語。惟聲山居禁近無忌嫉心。歿後公論在人。即是表之足矣。丁卯某復使山左。適先生子若孫赴公車。過某邸。以望溪集與某悉先生尚健飯日羹儀禮。因寓書並緘藥物。

今年冬同門陸大田編修嘉穎郵致先生手帖。告月國之喪。方擬遣弔而忽聞哀。赴胡天不慙遺一老。以為邦國典型。為後進師承。耶。傷哉。余羈宦北海。行日以情。享日以荒。念母老將歸省。道金陵。敬問先生起居。而請益焉。而今無及矣。爰述二十餘年受教顛末。附傳後。以當哭諸寢。至先生之質行介節。門人自能各紀所聞。見故不具述。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謹記。

用紀專體。一味直叙。不立間架。不分段落。自是一格。平平叙次。而先生事君之誠。修己之篤。教恩之深。無不呈露。

世燭葬誌

兒世燭庶出也。年五歲以痘殤，惠而不克長。悲夫。乾隆丁卯秋，余爲御史，分校京兆試。九月九日出關，世燭先二日生。彌月後，卽爲聘朱編修佩蓮女。其冬，余再視山左。漕明年還朝，亦在九日，則世燭已試晬矣。見其雙眸炯炯，因名焉。余觀察左海，政務之暇，輒置膝上，其適母亦愛之。踰所生，蓋自學步學語，以至自能食飲，罔不善承大人旨。雖遇拂意事，顧之輒歡解。世燭於辛未生日，就外傳能朗誦幼學書，且好學字，羣謂其不凡。十二月，初余往勘淄河門，溯海口返，途次得世燭痘信，急馳歸。別蓋不能發，輾轉炕間，見余已不能言，惟流淚而已。既

來和劑藥熟，而世燭死。是月之十八也。方余視漕時，伯兄訪於濟寧，余以兄無後，仲兄一子，余有長子，今得世燭，以時例請兄，謂長子於弟爲小宗，世燭可繼我爲大宗。余不敢違，告吾母而嗣焉。兄平居愛憐之殊甚，孰意南歸僅三月，而世燭竟殤耶。念之傷心，按禮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蓋殤雖無爲人父之道，而有爲殤後者，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之子以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重大宗所以尊祖也。余悲世燭爲大宗子而殤，且能讀

書又已聘。乃以成人之喪治之。更將爲其立後。蓋吾母
東。周。而。吾兄之所痛。而亦習於禮者之所許也。翼日殯於萊州
城北之海南寺。某年月日。歸附於臯亭山。朝議公之阡。
望溪先生文集後序

書云。辭尚體要。文中子以爲學必貫乎道。而後能文。夫
道在天地間。彌綸無際。而極乎纖微。其義蘊則六經四
子之書。固無不包舉矣。故不通經。則不能文。文不出入
於經。徒文焉耳。安能本乎道。而得其體要哉。自孟子以
來。得語於此者。在漢惟賈誼。董仲舒。揚雄。在唐惟韓退
於。貴。若。此。之。在宋惟歐陽永叔。曾子固。在明惟歸熙甫。其他之以

文名者。雖代各有人。然皆不足與數子爭雄長。爲文蓋
若是其難也。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
弗道。非昔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
而味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
先生之文。海內咸知。宗之特平生。以道自重。不苟隨流。
俗。故或病其迂。或患其簡。且多謗之者。雖然。能擠之於
生前。而其人其文。卒不能掩於沒世也。廷芳承學有年。
質愧駑鈍。無能窺先生之學於萬一。讀其遺集。有慨於
中。因畧序大旨於簡末。

周徵士詩序

詩小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三百篇大抵皆賢人君子有所不得已而作也故能好色而不淫怨讎而不亂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然則詩之必本於性情也審矣乃世之言詩者個規背矩無礙剽賊求其性靈所在始計不得一二焉山陰周君爰穆窮而能詩見稱於鄉邦乾隆初元以博學宏詞徵至京師與之交醇雅篤摯一訴一言洞見胸臆其詩不爲藻采浮聲而體靜言遠悠然可思蓋善道其性情而有合於古作者之旨已余與爰穆論詩既有鍼磁之合誦其所作輒爲歎賞不置夫爰穆抱窮愁抑鬱之思而能不苟同時俗而爲此大雅不羣之什斯其人亦卓然有立而非所常得見者也余能無深服乎哉

顧鳳苞詩序

士君子入則貴賢父兄出則重良師之益以自少而壯而老其爲學皆有所資也吾友顧君鳳苞幼稟庭訓長而得師兼善結納其曾祖孝靖先生行誼著於鄉從祖伊在宗伯撫中州有聲王父瞻廬公尊甫迦仙丈俱負才卓犖爲詞壇名宿鳳苞胚胎濡染更自刻厲早爲老輩稱許益都趙秋谷贊善客吳中鳳苞以年家後進負笈從游門下士無敢與相甲乙至其友徧天下皆一時

賢豪長者所至飲酒賦詩無虛日藝林傳為盛事余自
總角論交事以兄禮嘗春日過其花橋里第烹河豚餉
余論詩終日既而同遊京師方寂寞中則賭酒旗亭踏
雪郊外以為樂別去十餘年繼繼之思未嘗一日念也
頃聞其為河使完顏公所薦會余使滄上造幕中歡然
道故兩人年皆近艾而情好益以篤矣鳳苞文既高艱
於一第萃相惋惜而其詩一往情深縱橫綺麗於骨
師友間尤纏綿婉切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平生所作雖
多然不自收拾僅存若干首以示余曰子我知己也盍
論定之余讀未竟輒為太息天之生才若此其輔之以

學又若此而尚使其淪落耶雖然古之才子晚達者多
唐高達夫五十掌書記其後節度西蜀為吐名臣鳳荷
才遇相似安見古今人不相及哉余序鳳苞之詩而不
禁有厚望焉緣述其出處之際父兄師友之淵源暨吾
兩人相與之梗概如此

先生為予姑之夫乃終於鹽城縣丞毫無所設施以
歿且無後甚可悲也

南園倡和詩序

國子王先生介眉示予以山右劉君澹齋南園倡和詩
予讀而嘆曰詩古之樂章也樂在聲和和則從律而不

國朝十四家之金進三楊
藝成文而不亂為詩者和平要妙之思勝則長篇短什
隨其聲之高下具有宮商抗墜之音故吟咏之作情性
閑焉若徒以雕肝銖腎為能猶之以靡曼之響謂古樂
在是也豈不失之遠哉劉君頓情乎與墳寓興乎聲韻
嘗與衆賓集其家之南園倡予和女樂數晨夕山與為
游川與為泳雲烟木石禽魚復與為儔侶挹彼清華貧
我吟嘯咽咽乎笙磬同音已昔吳季札觀樂至歌唐風
而有思深之歎山右古唐國也蟋蟀之儉羔裘之厚倡
知之篇章殆將取則焉不可以見陶唐氏之遺風乎王
先牛曰予之言然遂書以為序

研精齋詩序

昔司空表聖論詩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云水
中鹽味於羊掛角無迹可尋皆可謂極清遠之致矣國
朝詩人輩出新城王尚書獨標此旨世稱正宗自餘年
間流派既殊踵武者罕完顏卓亭先生學有本原政尚
何道簡易跋歷中外治具畢張公餘之暇間事吟咏合毫貌
爾興到即成而風韻蕭閒神味雋永如流水之既遠而
春山可望也如秋月之初出而長林風靜也如張樂於
洞庭金石鏗鏘而鳥高飛而魚深潛也思深哉其大雅
之復作乎廷芳於先生為年家後進奉使山左時從請

國朝十四家之金進三楊
三月五日
三

益嘗日午過余南池水鏡軒朔吹凜冽庭館人稀門童
婦葉煮茗共論易義至夜分乃去先生博綜數理能決
四聖之奧發先儒所未發於是益歎其所學之宏深焉
翌日示以天人一貫圖說復出詩一編俾爲之序廷芳
愧無學承命弗敢固辭延述所聞唐宋詩人語而謹書
之簡末

陳長明詩序

予少長外家海寧查氏其姪亞咸相親厚陳氏爲最多
長明陳氏之以詩名者也而久未得相見雍正六年予
遊太學長明亦鼓篋橋門相逢莫逆邸舍還往遂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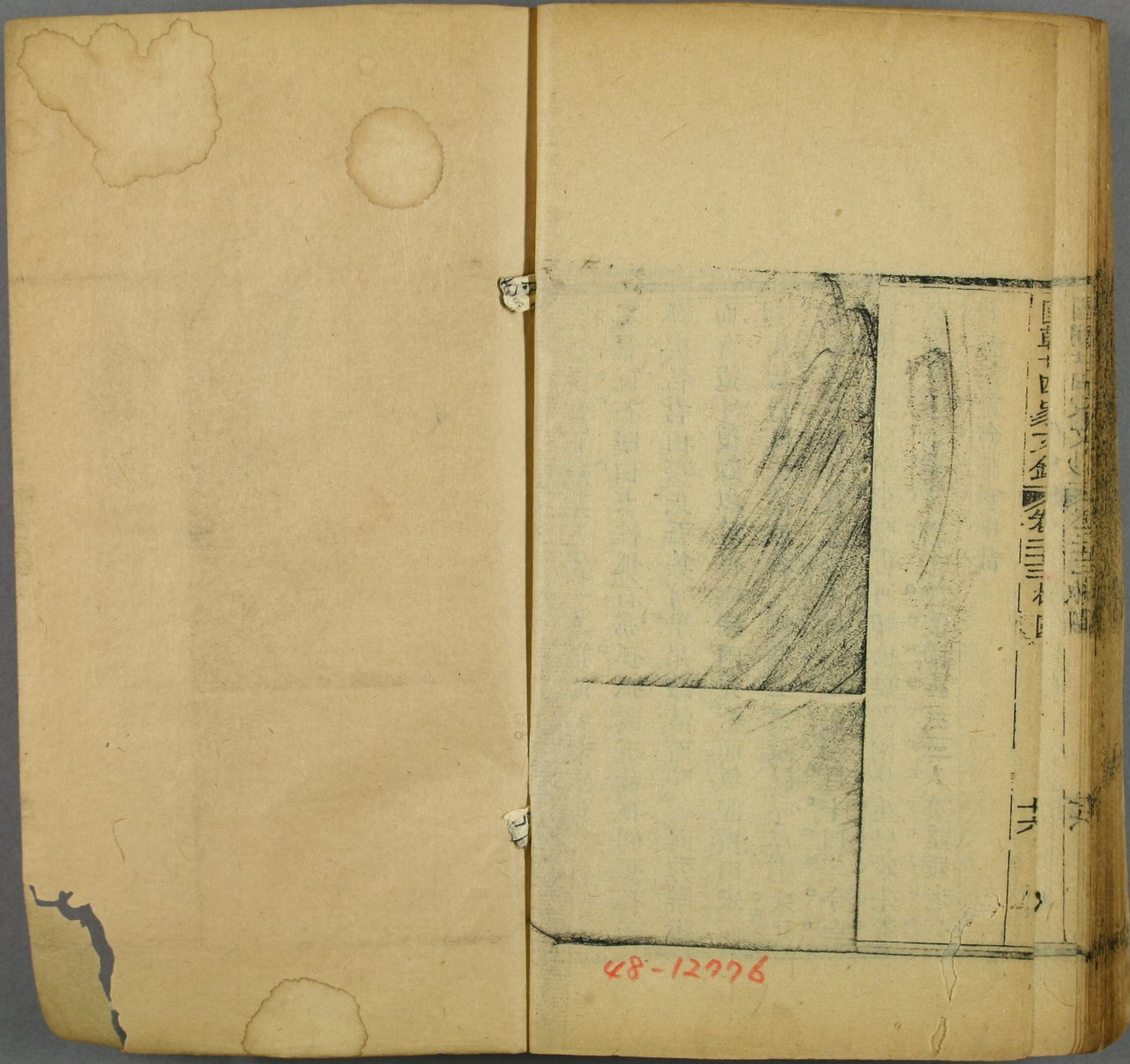
幾盡始抵銀州凡山川之眺覽邊塞之荒寒可驚可愕
一寓於詩大人命存之爲紀行之召爰寄余於京師嗟
乎吾家自六七年來父母兄弟各萬里妻子不相見極
生人之慘無不備嘗發爲歌詩急弦哀調徒增切怛雖
然兩親老而健大人歸有日而吾師年開九十流寓藍
田音塵適隔異日兄扶侍大人歸當紆轍過謁撰杖時
出此詩請益二老聯策吟諷定相許可也獨廷芳久困
京師進退維谷親師兩負夫復何言讀是詩重爲流涕
云

仲氏孤石山房集序

仲氏孤石山房集序

仲兄房仲孤詣而好詩當髫髻時伯兄方從查查浦元
 生學為詩翫先生暨初白先生所評杜集輒喜私閱之
 已能成詠余最幼亦知慕焉先考手錄杜詩日夕出家
 塾挑燈課兄及余為講論成誦乃許寢兩先生既告歸
 變後進才兄與余俱受業其門初白先生復妻兄女孫
 評其詩謂老夫欲退避三舍每歲時花月下招門下士
 賦詩詩成請兩先生甲乙兄恒居首云先考宰文昌罷
 後留粵兄省覲者再凡聽眺山水訪蠻鄉古蹟時值風
 雨蕭瑟罔弗興帖思懽愉悲切襍所見聞而盡發諸
 篇什嘗獲硯山曹倦圃侍郎舊題遠山積雪字石高下

二峯渾樸而皴染入畫一峯頂皚皚若雪兄殘書數卷
 外惟此石嘆曰吾性孤石亦孤孤哉孤哉孤偶孤孤不
 孤矣名吾山房氏吾集可乎兄詩清而腴蒼而秀辭近
 而旨遠才復踈以放也雖宗兩先生而氣韻實由宋而
 溯唐歲月既久積成若干卷攜至東萊屬予序噫余兄
 弟三人惟伯兄長見兩弟於南北兄別日十四年今幸
 得聚一堂仍事倡咏喜可知也雖然兩先生已歿先考
 久去世追話疇昔思榕檣懷函丈我三人亦垂垂老矣
 序兄詩能無慨於中哉



國朝十四年三月三日
金
卷三十三
木
四

共

48-12976

